

外人眼里的幸福

□孙贵颂

列夫·托尔斯泰的代表作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，开头便是：“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。”

我不以为然。

理由是，托氏所说的幸福或不幸，只是旁观者的判断，而非当事者的感受。中国人说“清官难断家务事”，是说再好的清官，也不可能知晓一个家庭“葫芦”里的秘密。有时候外人眼里的幸福，与亲历者可能相差十万八千里。

许多人都喜欢游泳运动员张雨霏。她长相甜美，阳光开朗，在水中犹如一条美人鱼。看她一次次夺冠如探囊取物一般，不禁感叹，张雨霏是一个游泳天才。然而，当看过张雨霏的训练视频之后，我却改变了观念，觉得这个天才的条件与创造的成绩，是训练的汗水浇灌出来的。参加国家队冬训体能大比武，每个项目比试，张雨霏都在发狠。其中大腿中部拉测试，张雨霏发力时，脖子上的青筋跳起老高，感觉她的头发丝都在发力。最终，张雨霏拿到了全能总分第一的佳绩。要想人前显贵，必在人后受罪。人们只看

到了张雨霏手捧鲜花、登上领奖台时的笑颜，哪里晓得她取得荣誉前的那些努力与付出？

我是一个不胜酒力的人，常看一些人喝得酩酊大醉、不省人事、东倒西歪。人间如出笑话集，任何一个行当，也不及醉酒者的千奇百怪。丰子恺先生曾经说过：“小时候不明白，大人为什么爱喝酒，酒那么难喝。”于我心有戚戚焉。然而，与一些特爱喝酒的人谈起，他们却觉得快乐无比。那种在酒桌上吆五喝六的痛快，猜拳行令的豪迈，酒醉之后飘飘然的感觉，任何语言都难以形容。这时又想起丰子恺先生说的后半句：“长大后才知道，比起生活来，酒确实好喝了许多。”

鲍尔吉·原野谈幸福，说幸福可以分为好多种，其中有一种“独有的幸福”，是可以超越时事之外，不受财富制约，独自享受。“如果工作与人的心智相符并伴有创造力，就是一种独有的幸福。”然而这种幸福，却常常不被外人“看好”，甚至觉得毫无幸福可言。我们外行人看一个人整天待在实验室，与烧杯、量筒、试剂为伴，不但枯燥，而且刻板。但华裔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崔琦却觉得这种实验很“好玩”。在他看来，工作已臻化境，享受的不是孤独，而是“独有的幸福”。

“鲦鱼出游从容，是鱼之乐也。”
还有写作，外人看来，写作者很辛苦，

甚至无聊，不分昼夜地将自己沉浸在文字世界中，吃不香，睡不稳。其实这种人在作家中，有，但不多。多数的写作者驻扎在自己搭建的精神殿堂内，与现实交流，与理想对话，为读者代言，其快乐程度的级别可达无比。

又想起姚明。他在NBA打篮球时，薪水抵得上一个企业的利润，而且挣的都是硬邦邦的美元。篮球迷们羡慕姚明的技术，他的中投、勾手和背身技巧，非常出色；更多的人，则是羡慕他拿美元拿到“手软”。姚明在NBA前后9年，打了486场常规赛，28场季后赛，一共赚到了9339万美元，相当于打一场球赛差不多18.1万美元，折合人民币一百多万元。然而，姚明在接受采访时却说：生活能选择吗？你羡慕我钱多，我羡慕你清闲。他说是实话。

苏轼曾有《题西林壁》诗：“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同时，他也写过《惠崇春江晚景》诗：“竹外桃花三两枝，春江水暖鸭先知。”都是千古名句。两种情景，两种感受，放在一起看是矛盾的，分开来看却是确凿的。原因就在于，前者是苏轼的亲历，后者是他的观察——人眼里的鸭子。



闲云斋记

词二首

□柳林

满庭芳

·暮春即兴

虞水潺潺，幽街溪径，斜阳长者垂髻。春风何怨，怒剪绿丝绦。看似石墙无意，任凭是、雨洗风凋。韶华里，柳枝挽月，信步过星桥。

闲情几许觅，与卿携手，垦土培苗。种半畦、黄瓜白菜青椒。不必祈天问地，品香茗，听赏童谣。时光短，浮云可拟，只愿远尘嚣。

一剪梅

·《论语诵读》授课有寄

桃李新风学子娇。朗朗书声，直上云霄。浮烟山下志求仁，春色灯华，共领风骚。

几许新痕论语高，文质彬彬，君子德劬。敏于行却讷于言，教诲谆谆，礼义昭昭。

傣寨何处寻

□陈沛

不保留一两处原始的寨子供参观之用呢？真是遗憾。

郊区尚且如此，城区更甚。记得2016年来时，我打听着找到总佛寺，看罢出来，走的是坝吉路，那时路两旁全是傣家的悬空楼，大多是木头的，黑黑的尖顶，只有一层。而现在，幸存的不及三分之一，而且升级换代了，只模样大致还是原来的样子。另外的三分之二都盖成了楼房，四、五层的有，九、十层的也有，几乎都是公寓，里面住的全是外来的过冬者。

扒掉竹楼盖砖楼，扒掉矮楼盖高楼，本无可厚非。问题在于，新楼竟也像热带雨林里的植物，见缝插针地盖，你高我更高，楼与楼之间，伸手可及，开窗见墙。而且朝哪儿的都有，完全不顾及能不能晒到太阳。就这样的公寓，也不愁租。沿街的一楼是饭店、超市、水果店，二楼以上全都住得满满当当，阳台上晾晒的衣物五颜六色。

哦，对了，千万不要在春节和泼水节期间来西双版纳凑热闹，所有酒店、宾馆价位翻好几番，仍一房难求。开车来的，可以蜷在车内过夜；乘飞机、坐火车来的，有的甚至被迫在桥洞下打地铺。

城西不远，依山傍水，有个寨子，名曼丢。不大，虽然也寻不见原始的竹楼了，但村寨的格局基本没变，小山坡平缓，寨子错落有致，寨寺、寨心一应俱全，村内外有各种果树和花木，很有几分世外桃源的意境。如果有时间，不妨前往一探。

村中央有寨心，村外有佛寺，村村如此。有些佛寺“跑”到村子里来了，那是因为村寨扩张。

到一个新地方，总希望看到不一样的风景。特别是到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，更希望看到和了解他们的生活。不过，语言不通，即使是住在一起，也很难交流，最直观的方法就是看他们的房子。傣族、彝族、苗族等，都住竹楼。原生态的竹楼，平地夯实，先放若干石墩，石墩上竖立柱，立柱支撑起尖顶茅棚。楼下养牛、猪、鸡，楼上住人。上楼有梯子，上楼后把梯子抽到楼上，野兽就对楼上的人无可奈何了。屋子的中间是火塘，烟火常年不熄。进屋要脱鞋，不分间，一家老小吃住都在一起。

2016年来西双版纳时，曾一个人跑出十几公里去探寻一个深山瀑布，未果，回程没车了，只好步行。一路看到村寨就拐进去，还曾看到过几个比较破旧的竹楼。当时有的村寨已经翻盖成钢筋水泥的房屋了，外墙贴了瓷砖，屋顶有蓝色的、红色的。

2023年冬天我再西双版纳，破旧的竹楼已经难寻觅了。有的人家翻盖房屋之后，内部装修比北方县城的许多有钱人家还现代。楼下也不再养牛、猪、鸡，而是停车或者干脆当客厅。见到一个棚子，是茅草的顶，细看，那茅草竟然是塑料的，每块长约两米，用长夹子夹着，一层层放上去，足以乱真。村民们富了，竹楼更新换代，当然是好事，只是，为什么

